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庞旋旋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镇江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1日

摘 要

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课题。当前,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面临资源供给不足、基础设施薄弱、技术适配偏低与城乡数字鸿沟等多重困境, 传统发展模式亟需新的理论视角加以突破。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系统性思路。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从技术创新、要素重组与业态融合三个维度阐释其赋能农村养老服务的内在机理, 系统识别技术、结构、制度与人才等层面的现实阻滞, 进而构建以技术驱动、要素激活、业态创新与制度保障为核心的实践路径体系。研究认为,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关键在于实现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协同推进, 推动养老服务从“量的覆盖”向“质的提升”转变。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农村养老服务, 高质量发展, 智慧养老, 互助养老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with New-Type Productive Forces

Xuanxuan Pa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文章引用: 庞旋旋.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8): 349-355.
DOI: 10.12677/ar.2026.138565

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population aging. Currently,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China face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resource supply, weak infrastructure, low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and the urban-rural digital divide.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l urgently needs breakthroughs from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s an advanced form of productivity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its core, provides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explains its internal mechanism for empowering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actor reorganization, and business model integration. It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s practical obstacles at the levels of technology, structure, institutions, and talent, and further constructs a practical path system centered on technology-driven development, factor activati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epends on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promoting a shift in elderly care services from “quantitative coverage” to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Keywords

New-Type Productive Forces,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mart Elderly Care, Mutual-Aid Elderly Ca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大社会课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农村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城镇，且伴随着城镇化进程中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面对这一形势，传统的养老服务模式已难以满足农村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养老需求。

2023年，“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概念被正式提出，强调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为引领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为破解农村养老服务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正如张鑫所指出的，“作为生产力发展变化的新质态，新质生产力是农村养老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1]。

当前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与农村养老服务已展开初步探讨，积累了有益的研究基础。然而，已有成果多聚焦于某一具体技术或模式的实践分析，对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服务的理论逻辑缺乏系统阐释，对赋能机制与实现路径的学理建构也尚不充分。本文立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核，从技术创新、要素重组与业态融合三个维度系统阐释其赋能农村养老服务的内在机理，识别现实困境，进而构建实践路径体系，以期从理论层面深化对该议题的认识。

2.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服务的理论逻辑

2.1.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主要特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的先进生产力形态[2]。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不仅强调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扩张，更注重要素质量的系统性提升和组合方式的根本性优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在新技术条件下发生质的跃升的结果——劳动者从传统体力型向知识技能型转变，劳动资料从机械化向智能化升级，劳动对象从自然物向深度加工材料和数据信息拓展[3]。

在具体构成上，新质生产力包含“新素质”劳动者、“新形态”劳动对象和“新介质”劳动资料三个维度，其发展动力来自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协同推进[4]。这一理论框架为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服务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农村养老服务的“新素质”劳动者体现为具备数字素养的养老服务人才，“新形态”劳动对象表现为被数据化、信息化了的老年服务需求，而“新介质”劳动资料则具体化为智慧养老平台、远程医疗系统等数字化基础设施。

2.2.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服务的逻辑进路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并非简单地将新技术“嫁接”到传统养老服务之上，而是从技术创新、要素重组和业态融合三个层面实现系统性变革。

第一，技术创新赋能服务模式升级。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质生产力核心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应用，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养老服务的供给方式和质量。技术创新的赋能逻辑在于：通过数字化手段突破养老服务的时空限制，将原本局限于特定场所、特定时间的服务延伸至全天候、全场景；通过智能化手段提升服务的精准度和个性化水平，使养老服务从“千人一面”的标准化供给转向“一人一策”的精准匹配。有研究指出，数字技术在养老服务中的价值体现在“拓展养老服务覆盖领域与便捷渠道、深化人际交往与心灵支持、优化资源共享与交互机制”等多个层面[5]。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赋能并非技术决定论，其有效性的前提是技术与社会需求的深度适配，而非技术的单向度植入。

第二，要素重组赋能资源优化配置。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即资源的稀缺性与配置效率。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养老服务供需的精准对接，将分散在不同地域、不同主体的养老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配置，从而在制度层面突破传统养老服务的地域壁垒和组织壁垒。从理论上讲，这体现了平台经济对传统服务业的改造逻辑——平台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使原本难以匹配的供需双方得以高效对接。在农村社区层面，这意味着可以将低龄健康老年人的照护能力、闲置的集体房产资源、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等进行有机整合，在不显著增加物质投入的前提下大幅提升服务效能。

第三，业态融合赋能产业创新发展。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产业边界的模糊化与跨界融合是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新质生产力推动养老服务业与医疗健康、文化旅游、生态农业等产业深度融合，催生“医养结合”“康养农旅”等新业态。这种业态融合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打破了养老服务作为单一“消费性”支出的传统认知，赋予养老产业以新的增长动能；另一方面，它拓展了农村养老服务的功能边界，使养老从被动的照护行为转变为兼具社会参与和身心发展的综合性活动，契合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的“积极老龄化”理念。

2.3. 准公共领域新质生产力赋能的特殊性：与产业经济的比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新质生产力理论运用于农村养老服务领域，必须正视其与产业经济领域的本

质差异。在产业经济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逻辑是效率优先与利润最大化，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与价值增值，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是其内在驱动力。然而，农村养老服务属于准公共服务产品，其核心价值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公平可获得性、基本兜底功能与有温度的照护关怀。

这一本质差异决定了新质生产力在农村养老服务领域的赋能机制具有特殊性。首先，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产业领域的效率提升往往自然带来资源向高回报领域集中，而养老服务领域的效率改进必须以不牺牲公平可及性为前提。若简单地以技术替代人力、以市场化手段配置资源，反而可能加剧城乡数字鸿沟，使农村老年人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中被进一步边缘化。其次，在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关系上，产业领域追求标准化、自动化、精准化，而养老服务本质上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人际照护活动。技术可以辅助健康监测、优化服务调度，但不能替代护工的一句问候、一个搀扶。智能化的边界在于：技术应作为增强人际关怀的手段，而非替代人际关怀的目的。

因此，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走“包容性赋能”的路径。这意味着在技术研发阶段充分考虑农村老年人的使用习惯与能力差异，在服务供给阶段保留必要的线下人工渠道，在制度设计阶段将公平性指标纳入技术应用的评估体系。只有在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新质生产力才能真正成为推动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力量，而非加剧不平等的技术推手。

3.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服务的现实困境

3.1. 技术创新不足与技术适配度偏低

从技术社会学的视角审视，技术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嵌入特定社会文化情境的产物。当前面向农村养老服务场景的技术创新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大部分智慧养老技术和产品在研发之初即以城市老年群体为目标用户，对农村老年人在生活习惯、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等方面的特殊性缺乏充分考虑，导致技术“水土不服”。有学者指出，“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困境主要体现为数字鸿沟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的‘接入鸿沟’、智能设备的‘使用鸿沟’以及能力素养的‘知识鸿沟’”[6]。

3.2. 城乡数字鸿沟加剧养老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

城乡二元结构在数字时代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即城乡数字鸿沟。这种鸿沟不仅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层面，更深刻地反映在数字素养、信息获取能力和技术使用意愿等维度。有研究指出，农村老龄人口在智慧康养领域面临“个体层面有数字鸿沟、中观层面出现实践缺位和政策层面有理念区隔”的多重困境[7]。从更深层的制度逻辑来看，城乡数字鸿沟是长期以来城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在数字领域的延续和放大。如果不能有效弥合这一鸿沟，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养老服务创新非但不能缩小城乡差距，反而可能加剧养老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使农村老年人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中被进一步边缘化。

3.3. 体制机制“碎片化”制约资源整合效能

农村养老服务涉及民政、卫生健康、农业农村、人社等多个部门，但长期以来存在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政策协同不足的“碎片化”管理格局。有研究指出，农村养老服务仍“存在制度体系不完善、治理碎片化等问题，影响农村社会整体性治理的实现”[8]。这种碎片化格局的制度根源在于：养老服务作为一项跨领域的综合性公共服务，其治理逻辑与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科层制组织架构之间存在内在张力。各部门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倾向于从自身职能和利益出发，难以形成面向老年人整体需求的系统化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农村养老服务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不高，资金来源主要

依赖财政拨款，缺乏可持续的多元投入机制。

3.4. 专业人才匮乏限制服务能力提升

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然而，受限于薪资水平不高、职业发展空间有限等结构性因素，农村地区难以吸引和留住兼具养老护理技能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一问题从人力资源理论的视角来看，本质上是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失灵的表现——农村养老服务领域的社会价值与经济回报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导致专业人才向经济回报更高的地区和行业单向流动。专业人才的长期匮乏使得新技术的引入缺乏有效的人力支撑，新设备“配而不用”“用而不精”的现象相当普遍，形成了“有技术无人用、有人无技术用”的尴尬局面。

4.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

4.1. 以数字技术驱动智慧养老服务普及与适配

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智慧养老是实现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在推进路径上，应注重两个维度的协同：一是“硬”的层面，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扩大 5G 网络、物联网等新基建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降低智能终端设备的操作门槛，开发符合农村老年人使用习惯的“大字版”“语音版”应用界面。二是“软”的层面，依托县级智慧养老信息平台整合远程健康监测、紧急呼叫响应、服务预约与评价等功能。有研究基于 Z 省农村智慧养老模式的调查发现，智慧养老在农村地区的落地需要“云端”与“落地”相结合，既要重视技术平台的搭建，更要关注线下服务的配套跟进[9]。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技术赋能养老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技术的引入不应以替代人际关怀为目的，而应作为增强服务可及性和精准性的手段。在实践中，尤其要警惕“技术至上”的倾向，避免将复杂的人文关怀简化为冷冰冰的数据监测和自动化流程。

4.2. 以要素创新激活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内生动力

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根植于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的传统养老方式，在农村社会具有独特的文化适应性和实践基础。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看，互助养老本质上是对蕴藏于农村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的有效动员和组织化利用。

新质生产力能够为互助养老注入新的活力。一方面，借助数字化平台建立“时间银行”互助积分管理系统，实现互助服务的量化记录、存储与通兑，打破互助养老的时空限制，提升参与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辖区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和潜在互助资源进行智能匹配，提高互助服务的精准度和效率。有学者基于浙江罗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内生型互助养老需要“新乡贤、村集体及(新)村民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并通过“需求识别、政治统合、弹性工作和社会动员等机制”实现人群的精准识别和资源的多元供给[10]。

从制度建构的角度看，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重视规范建设和文化培育。应通过典型案例宣传、互助文化培育等方式，激发农村老年人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构建“行之有效的互助养老法制保障体系”[11]。

4.3. 以业态融合推动农村养老服务产业创新发展

产业融合是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表现形式。首先，医养结合是当前最迫切也最具潜力的融合方向。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相对短缺，老年人“带病养老”现象普遍，应将乡镇卫生院的医

疗资源与养老机构的照护功能进行整合,探索“签约合作 + 巡诊服务 + 远程会诊”的医养结合模式。河北巨鹿县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综合考虑个人、医保基金和财政承受能力,政府主导、分类施策,探索建立‘医养结合 + 护理险’农村养老模式”[12],为欠发达地区医养结合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其次,鼓励养老产业与农村特色产业跨界融合。可以结合农村的生态资源和田园环境优势,开发“康养 + 生态农业”“康养 + 乡村旅游”等融合型业态。需要强调的是,业态创新应尊重市场规律,避免“一哄而上”的同质化竞争,要充分结合地方资源禀赋进行差异化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

4.4. 以体制机制创新筑牢农村养老服务制度保障

制度是保障新质生产力持续赋能养老服务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克服前述“碎片化”困境的关键所在。第一,完善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运用税收优惠、运营补贴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投入格局。

第二,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破解农村养老服务的碎片化困局,关键在于建立民政部门牵头、多部门联动的常态化协调机制,打通信息壁垒,实现政策协同与资源整合。与此同时,应加快推进农村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对服务质量、设施配置、从业人员资质等作出明确规定,推动农村养老服务从“粗放式”发展转向标准化、规范化运行。

第三,创新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可依托地方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定向培养“养老 + 数字”复合型人才;同时建立合理的薪酬增长机制和职业晋升通道,增强岗位的稳定性与吸引力,从制度层面扭转人才单向流动的局面。

第四,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制度安排。应将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一帮一”培训和志愿者驻点辅导等方式帮助农村老年人掌握基本的智能设备使用技能。同时,在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造过程中保留必要的线下人工服务渠道,确保不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依然能够便捷地获取养老服务,以“数字包容”取代单向度的“数字化”。

5. 结语

新质生产力为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动能。本文的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要素重组和业态融合三大机制赋能农村养老服务,有助于突破传统养老服务的供给瓶颈;当前赋能过程中仍面临技术创新适配不足、城乡数字鸿沟突出、体制机制碎片化和人才匮乏等困境;应从技术驱动、要素激活、业态创新、制度保障四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系统化的实践路径体系。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在回应一个更为根本性的时代命题——如何在快速城镇化与深度老龄化双重叠加的背景下,让农村居民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这一命题的解答,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关乎共同富裕的成色,也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温度。本文的探讨仅是初步的理论建构,未来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关注不同区域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差异性,在分类指导和精细化施策层面展开更深入的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 [1] 张鑫.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养老的内在机理、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J]. 农村·农业·农民, 2025(4): 101-103.
- [2] 周晓晓.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农村智慧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基于浙西农村的实证分析[J]. 农村科学实验, 2025(18): 3-5.

-
- [3]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 2023(10): 1-13.
 - [4] 徐建伟, 李子文. 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引[J]. 宏观经济管理, 2025(1): 31-37+67.
 - [5] 何鸿智. 数字技术助力乡村社区养老服务思考[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4(12): 163-165.
 - [6] 沈费伟, 曹子薇.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 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1): 21-29.
 - [7] 杨菊华. 农村老龄人口的数字鸿沟与智慧康养的现状、问题与应对思路[J]. 社会科学辑刊, 2023(4): 72-81+238.
 - [8] 张尧. 农村养老服务碎片化困境及其整体性治理[J]. 学习论坛, 2024(6): 90-97.
 - [9] 王梦怡, 张砚宸. 云端与落地: “互联网+”时代农村养老难题与路径选择——基于 Z 省农村智慧养老模式研究[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2, 22(1): 78-85.
 - [10] 陈健, 罗钦涛. 内生型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罗村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3): 52-61.
 - [11] 储亚萍, 龙丹妮. 中外互助养老模式及启示[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5(18): 160-162.
 - [12] 河北巨鹿: “医养结合+护理险”构建多元养老保障网[J]. 中国经贸导刊, 2021(4): 11-13.